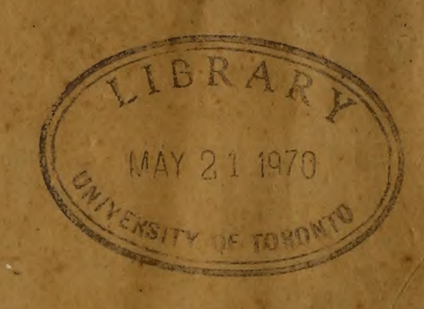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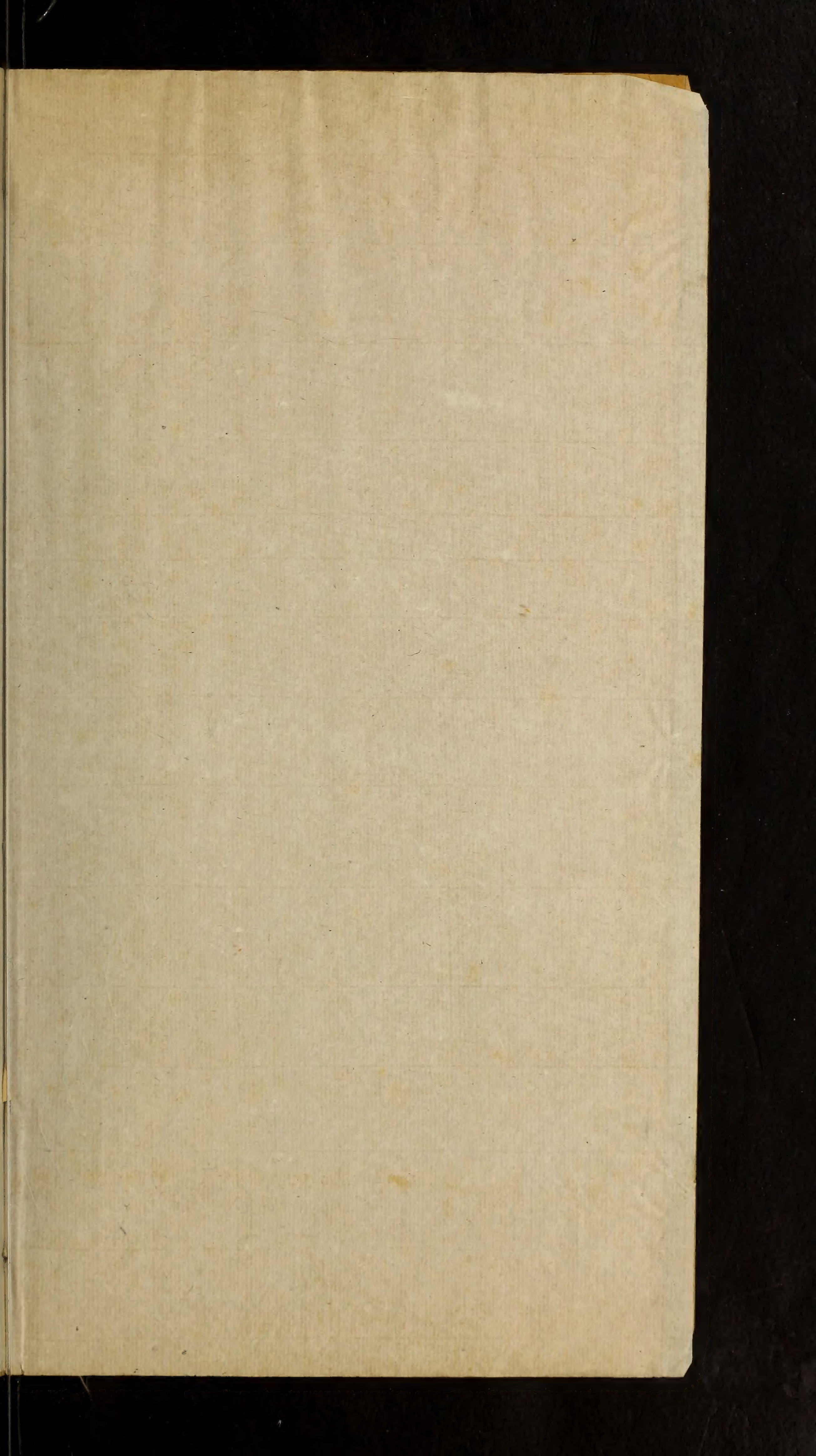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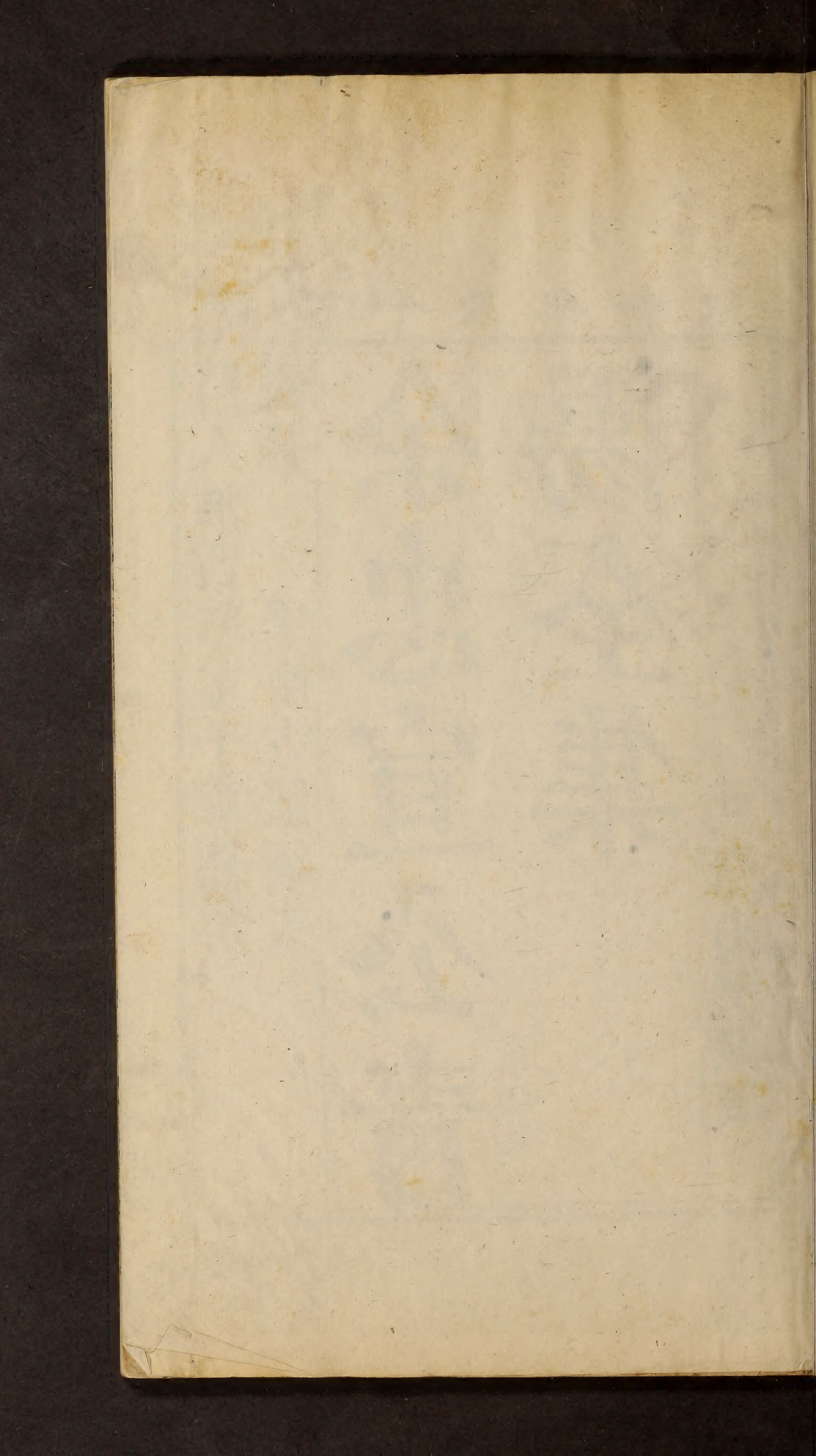

LIBRARY
MAY 21 1970
UNIVERSITY OF TORONTO





乾隆十八年新刻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纂集

裔孫兼剛方猷編次

余忠宣公青陽全集

洪濤山房藏版



先忠宣公青陽全集序

先忠宣公潛心績學傳註五經解釋易理蓋不下數百萬言其聚徒於青陽山房也固將以濂洛關閩之遺藏之名山傳之後世乃不幸值元末運守孤城捍



彊虜糧絕援盡遂慨然以精忠
大節夫婦父子効死皖江獨遺
孤受五公甫周歲收養於萬戶
杜君當斯際也大江南北倚公
屏障迨公歿而兵燹禍熾民無
子遺公所著五經易理詩文篆

隸諸書悉成灰燼至公孫貞四
公避亂遷桐入贅於洪濤王氏
始得公詩文七十篇於公門人
郭子章先生乃珍藏家廟歲時
伏臘出示子孫後有明諸君思
表揚公之學業者皆於此見全

豹之一斑也

國朝以來世遠年湮流風暫歇先君蓮舫公欲授剞劂而每慨於見少因命大兄温二兄艮廣爲蒐羅以盍之適太守鶴城張公有事䆁乘訪於懷邑孟亦山先

生先生亦得公門人郭所纂集
者售之公時堂叔祖天秉五弟
秉讓 堂爺 秉毅 備員奉祀過郡
城而書已告成乃謹爲之識不
敢贊末議焉迄今數十年版益
朽壞殘缺不復收拾而兩兄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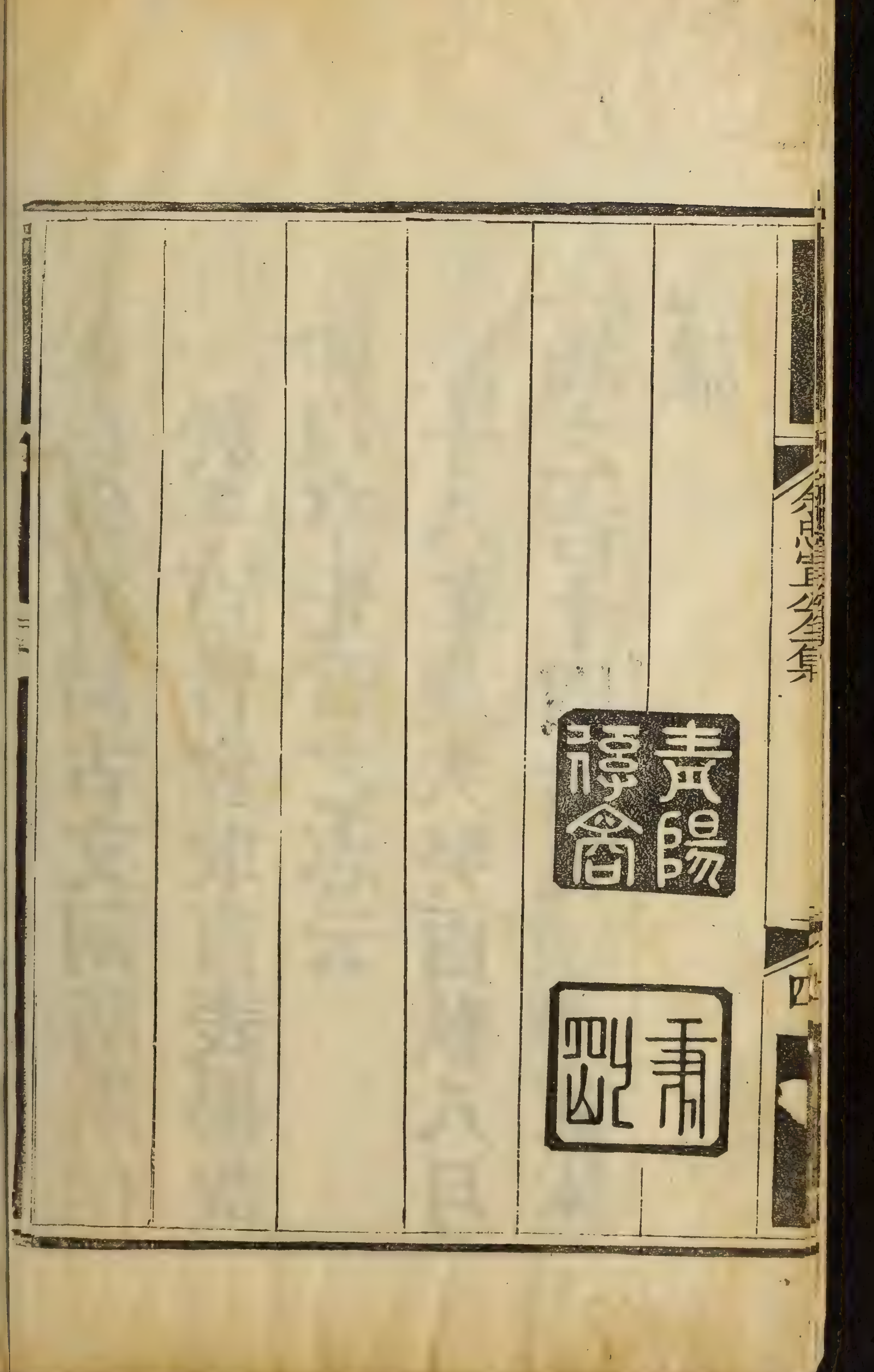
五弟皆謝世剛亦老且病恐一不遂先君之志因亟出家廟所藏暨兩兄所彙共得公所爲古文詞若干篇古律截句詩若干首與諸姪曰墀姪孫飛熊大勇輩較讐而編次之嗟乎五經易理蕩然

無餘而僅得詩古文詞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者豈敢言表揚哉亦聊以卒先君之志云

乾隆十八年歲次癸酉秋八月

上瀚之吉十四世孫秉剛薰沐

謹識


青陽

先忠宣公原傳

余闕字廷心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居武威父沙剌藏卜官合肥遂爲合肥人母尹氏夢異人至生闕闕生髮盡白嗜欲澹甚不知有肉味惟甘六藝學若飴蜜歲環攻之與京兆張亨游亨臨川吳澄弟子善談文理闕之學因絕出擢元統癸酉進士第授同知泗州事泗瀕淮民豪弗馴官稍鞘之多以誣去闕繩尤無良者數十帖帖不譁泗無麥民以乏之故事不敢聞闕上之中書定爲令凡無麥者得減賦代還長老爭進金爲壽闕謝去後闕往桐城

道逢故民皆羅拜馬首相隨弗忍離信宿而別俄
名入應奉翰林文字轉中書刑部主事三月之間
疏滌寃滯獄五百上官忌其才議寢不合闕上宰
相書言狀又不報拂衣竟歸居無何復名修宋遼
金三史拜監察御史上疏言守令最近民欲萬國
治責守令反是政厖宜用殿最法力行之便上從
之藩王府諸校白晝斂人金其勢如狼闕遣卒捕
之上思治切議遣巡察郡國闕言向奉使無狀所
至處食飲供帳如事至尊曾不能宣上憂恤元元
之意宜亟罷之不聽後闕補外會奉使者亦至執

闕臂曰誠如君言闕忠亮不加怨闕在位知無不
言言峭直無忌人勸闕少避禍闕曰吾縱惛豈不
知犯龍鱗爲危顧委身事君雖殺弗悔也改中書
禮部員外郎闕議復古禮樂其言精鑿有徵聞者
斥爲迂闊弗用安西郭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郭
爲行服終身不嫁有司請旌其門闕以過於中庸
不可以訓檄不下出爲湖廣行省左右司郎中廣
西多峻山負粟輸官者厄於道險費恒倍闕命以
布帛代輸右丞沙班怙權自用多錄其私人闕輒
抗詞沮之會有猺蠻反當帥師又止不行無敢讓

之者闕揚言於庭曰右丞受天子命爲方嶽重臣不思執弓劍討虜乃欲自逸耶右丞當往沙班曰郎中語固是如芻餉不足何闕曰右丞弟往此不難致也闕下令趣之三日皆集右丞行湖南章寧慰以婆律香贄闕闕覺重辭之香中果貽黃金章歎曰余贄逹官無弗受潔如氷壺者惟余公一人耳後以集賢經歷名入預修本朝后妃功臣傳遷翰林待制出僉浙東廉訪司事發奸擿伏聰察若神州縣聞闕至貪墨吏多解印綬去婺定賦無藝役小大咨違度闕遴官履畝實之徭賦平衢士無

養以沒入田分隸學官郡長燕只告合肆毒殘衢民闞鞫治之獄上行御史臺臺臣與有連反以事劾闞闞歸隱青陽山丁尹氏憂闞性至孝晝夜號慟不絕聞者至洒泣至正壬辰天下兵動平章政事脫忽爾不花統戎淮南承制起闞權淮西宣慰副使闞對使者曰爲臣效忠正在今日闞何敢辭即之官分治安慶安慶距城皆盜柵也闞從間道入推赤心置人腹中復轉粟以哺餓夫民翕然歸四方來依者日衆闞知民可用乃帥之破雙港砦闞被甲荷戟直前賊空砦出鬭殺傷相當至日昃

賊殊死戰闕不勝退復收散卒誓曰死則死此爾何生爲一鼓而進大破之諸砦畏威次第降闕益繕城浚壕修矛戈分屯耕郊外田民懼不能者遣軍士護之耕賊來輒與戰一日賊四合旌旗蔽野鼓譟之聲震天地闕縱梟騎數十大呼而出賊勢披靡遣兵乘之斬首數千級當是時淮東西皆陷惟安慶巋然獨存賊來戰又數敗却之僞作尺牘通城中諸大姓約期日反冀闕捕戮之闕曰我民安有是命悉焚之賊計窮復令闕故人以甘言說降闕命牽出以鐵椎擊碎齒頰斬於東門潛山有

虎傷人闕造文檄山神使驅去虎虎出境不傷人功
上朝廷俾爲眞陞同知淮西宣慰副使都元帥賜
以上尊及黃金束帶江西諸官軍動號數萬掠玉
帛殺嬰兒置戟上爲戲沿江州郡患苦之獨不敢
近城下即近出師擣退之咸服其義至有來降願
充將校者溪硐貓獠兵屯潯陽命使者率百輩腰
刀直入脅闕使供億闕叱左右收縛付獄且上疏
言貓獠素不被王化其人與禽獸等不宜使入中
國他日爲禍將不細後竟如其言轉淮南行省衆
知政事尋改左丞賜二品服闕益自奮誓以死報

國立旌忠祠以厲將佐時集祠下大聲謂曰男兒生則為韋孝寬死則為張巡許遠不可為不義屈意氣慷慨甚丁酉冬寇大集諸部圍城戰艦蔽江而下樵餉路絶兵出數失利戊戌正月七日城陷闕猶率衆巷戰賊呼曰余將軍何在吾將官之闕手戟罵曰余恨不得嚼碎汝肉吐餧烏鳶寧復受汝官耶賊怒舉長鎗欲刺闕闕遂自刎沈水死年五十六其妻蔣氏聞之亦率其子德臣女安安（原傳載女福童今查公女名安安福童係公甥故改正之）赴水死諸將卒慟曰余將軍不負國我等何負余將軍耶從而死者千餘

人朝廷知其忠贈闕淮南行省平章謚曰文忠公闕爲人剛簡有智無職不宜爲爲卽有赫赫名所至薦賢旌孝義惟恐後每解政閉門授徒蕭然如寒士五經悉爲之傳註多新意詩文篆隸皆精緻可傳贊曰於戲闕其人豪也哉獨守孤城逾六年小大二百餘戰戰必勝其所用者不過民間兵數千初非有熊虎十萬之師直激之以忠義故甘心效死而不可奪也後雖不幸糧絕城陷以死而其忠精之氣烱烱上貫霄漢必粲爲列星流爲風霆散爲卿雲凝爲瑞露闕雖死而其不死者固自若

也然而闞死於君而能使妻死於夫子死於父忠孝貞節萃於一門較之晉卞壼闞又似過之矣於戲闞果人豪也哉余來江左見其門生故吏言闞事多至泣下者因想見戰守處江流有聲而斷雲落日淒迷於莽蒼間猶足風動人悲思因摭其行事成傳以示爲人臣者金華宋濂景濂撰

附刻先忠宣公青陽山房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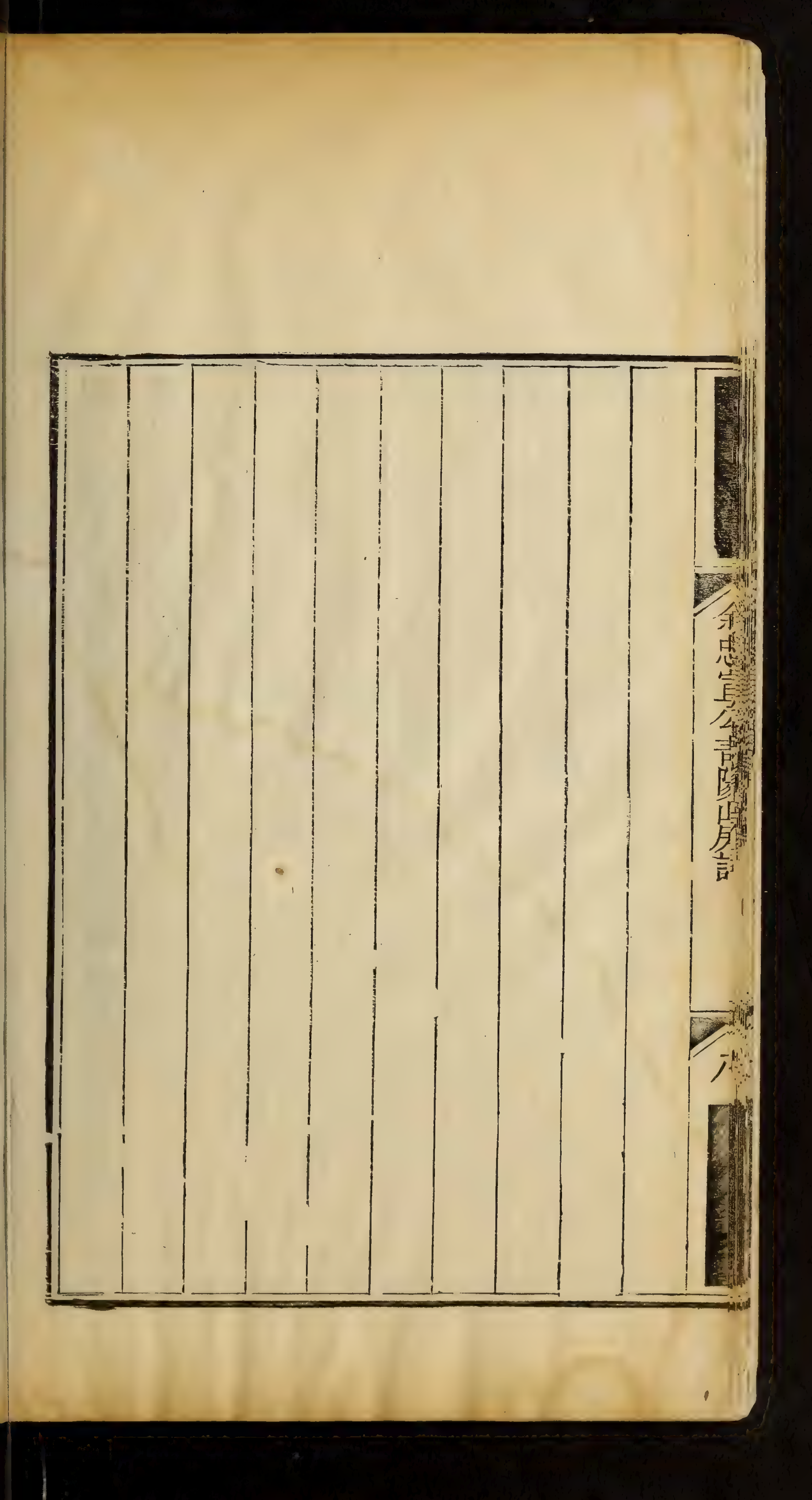
青陽山房在今廬州東南六十里巢湖之上因山以爲名武威余公讀書之處也余公之未第也躬耕山中以養其親即田舍置經史百家之書釋耒則却坐而讀之以求古聖賢之學是時未有青陽山房之名也及其出而仕也不忘其初乃闢其屋之隘陋而加葺焉益儲書其中冀休官需次之暇以與里中子弟朋友講學於此於是始有青陽山房之名然而未有記也文客京師謁公於翰林辱不鄙而與之論學因及青陽山房之事而屬以記

固辭不獲退而思之余公世家武威而居淮西武
威之俗以馳馬試劍爲雄淮西在宋時爲極邊其
民操干戈持弓矢習戰闘賴國家承平偃武修文
未百年間余公以儒自奮文章政事卓然爲時所
宗而名聲遂流聞於天下是雖風俗與時移易而
余公以拔萃之資出羣之材超世之志有不可誣
者矣向使余公習其故常當國家偃武修文之餘
風俗與時移易之後不知學問其天資才智自足
以取富貴不過富貴之人將以號於天下曰儒者
則未也所貴於儒者以其能學先王之道也故雖

窮爲匹夫其言其行猶足以化民而成俗流風餘
韻亦足以起人仰慕於無窮而況於有位者乎夫
青陽山房以余公而得名不然一田舍耳故地不
自勝因人而勝人不自賢以學而賢甚矣人之不
可以不學也余公之有是山房也非以自私也欲
使學者讀書於此也里之子弟被余公之教皆曰
青陽山房多書吾其游焉讀書而有成郡邑之人
慕余公之義又將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衆吾
其游焉讀書而有成四方之士聞余公之風莫不
曰青陽山房多書學之者皆有成吾其游焉後來

繼今聞風而興起者又若是將見賢才濟濟出爲邦家之光青陽山房傳之不朽矣豈不盛哉此記所爲作也若夫湖山之勝深者涵雲天高者薄霄漢蛟龍之所蟠虎豹之所蹲怒而爲風喜而爲雨聲色動植之物陰晴明晦之變古人之所爭今人之所賞遺墟粤壤可喜可傳則又青陽山房之奇觀也當有名公顯人妙能文辭者游而賦之記不備錄余公名闕字廷心至順癸酉進士及第初命泗州同知擢翰林應奉遷刑部主事復入翰林爲修撰拜監察御史轉禮部員外郎出爲湖廣行省

郎中徵入集賢爲經歷尋改翰林待制今爲浙東
廉訪僉事云新安程文記



附刻先忠宣公死節記

有元設科取士中外文武著功社稷之臣歷歷可紀至正辛卯兵起淮頴城邑盡廢江漢之間能捍禦大郡全盡名節者守舒帥余公廷心一人而已公家世河西自擢高科登要職以淛東僉憲來鎮舒郡始至舒時國門之外數十里之地皆盜柵也公身率壯士累戰而勝盜遂退乃爲攘剔傍近之地令民耕之大築城壘修矛戟募士以圖克復癸巳秋國朝命太師右丞相脫脫討征江漢使至舒公即奉命率兵出境戰潰群寇遂平樅陽盜柵維

時湖廣陳友諒據上流雙刀趙據池陽公集常戰艦數百艘借羅江西往來皆爲二寇邀遮然與戰無不克捷或誘至城下而設奇俘獲尤多盜爲股慄慨嘆舒屬六邑皆爲盜所據民有逃亾至郡者乏之絕糧餉公捐祿米二百石以賑恤民乃安凡盜至民亦爲力戰時予自閩海還舒謁公於館下公延門塾俾教授子弟翌日侍公於城之南樓語及國家顧謂予曰余荷國恩以進士及第歷省居館閣每愧無報今國家多難授予以兵戎重寄豈余所堪然古人有言爲子死孝爲臣死忠萬一不幸

吾知盡吾忠而已丁酉冬十月上流陳寇至郡城圍及兩月公累出奇兵以戰陳寇死者甚衆其屬邑逃難之民悉思効義以報且戰且守盜兵遂弱城柵益堅盜思不能獨勝乃會趙雙刀水寇上下交攻戰艦萬艘鼙鼓震動砲石鏜鎝公厲將士民亦無懼色十一月趙寇急攻城南門陳寇攻城東門戰數十合士氣頗怠公注甲於城東之練樹灣有二寇挑戈度濠來戰公持刃躬自殺之俱墜死於濠池一賊又登岸公復奮兵急殺之陳寇望而嘆曰詩書之帥有如是乎使天下皆余公也何患

城守之不固哉有頃諸將復集皆愧私相謂曰元帥躬自奮勇吾生何爲皆踴躍思戰陳寇見兵勢復盛遂皆退十二月趙寇復攻城東公誓將曰今城守孤危汝等當爲國宣力有功當以吾爵授汝不然則戮以殉將士受命亦皆以死自効血戰至暮兵稍不利公被矢傷其左目神思昏惑將士遂衛公還暨至閫內甦而驚愕謂左右曰全忠報國吾分內事使吾死得其地吾瞑目無憾汝奚以我歸耶於是將士復衛公出戍戊戌春正月盜整兵大合舳艫延亘旗幟欿欿公率將士及城之居民戰

於城西門力敵至午城遂陷公北面仰天嘆曰吾守孤城七年今兵疲力竭不能滅寇雪恥恨願以死報國乃拔劍自刎墮濠西濤水灣而死陳氏以金購求得之具棺槨衣衾葬於城外公之夫人蔣氏聞公仗節即率女安安竟赴井死長子名得臣時年十八能熟記諸經書慟曰吾父死於忠吾何以生爲乃溺死於後園之洟池甥名福童善戰有勇力亦戰死於城濠之間姪壻花李爲義兵萬戶自城外馳單騎回其家人勸之降李怒曰吾受元帥節制平日甘苦元帥與吾共之元帥已死吾降

異日何以見元帥於地下且曰爾等亦當隨吾盡忠毋爲人所魚肉乃盡驅之一室大小咸殪殺然後坐取巨觥以飲拔劍自刎而死賊衆入見斷其首而去其餘將士若萬戶紀守忠金勝宗鎮撫陳彬千戶那海經歷段玉等俱不肯降咸戰死于鋒鏑之下噫自古天下有盛必有衰然以予觀之三代而下漢唐及宋未有如元運之盛者奈何承平日久武備不修一旦兵起淮漢爲臣子者或擁兵自衛或望風而降於是中原失守而忠臣義士幾何人斯稽之史册自古忠烈烜赫者唐巡遠宋文

天祥而已若吾余公廷心鍾光岳之靈氣有文武之全才方氣運之盛黼黻大猷煥然可述當多難之秋戰守之功鮮有儷者及夫援絕城陷竟能秉節不屈視死如歸尤人之所不能及先民有云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其此之謂歟然公之忠節固職之所當爲而公之夫人若子若女一門之節義又世之所無者余素居公之館下凡公之政績不及枚舉而公之大節敢不紀之以傳之後故爲之記[illegible]曰

於赫元運篤生名臣識宗今古學究天人捍此大邦戎備整飭允文允武克著厥蹟

古有巡遠公實邁之猗與忠節敢揚頌詩

至正戊戌秋八月之吉前閩縣教諭宿松賈　艮

記

原刻先忠宣公青陽全集序

頹齡無幾朋舊凋落已盡呻吟疾痛中忽得同年余君廷心詩文一帙讀之輒泫然流涕而歎曰嗚呼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廷心文章學問政事名節雖古之人有不得而兼者廷心悉兼之世豈復有斯人哉元純初元予與廷心偕試藝京師是科第一甲眞三名三名者皆得進士及第已而廷心得右榜第予忝左榜亦然唱名謝恩予二人同一班列錫宴則接肘同席而坐同賜緋服同授七品官當是時予與廷心無甚相遠者其後予以

應奉翰林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乞奉母就養江南沈役下僚學殖日益荒穢而廷心方由泗州入翰林爲應奉爲臺爲省聲光赫著如干將發硎莫敢觸其鋒文章學問與日俱進如水涵山積莫能窺其突於是予之去廷心始相遠矣又其後連遇時變予以母憂竄伏鄉里深恨不得乘一障以効死而廷心以羸卒數千守孤城屹然爲江淮保障者五六年援絕城陷竟秉節仗義與妻子偕死生爲名臣歿有美謚於是予之去廷心又大相遠矣嗚呼廷心已矣世安得復有如吾廷心者哉或者

以爲廷心之死乃天之將喪斯文予以爲廷心雖死而斯文固未喪也廷心之孤忠大節足以照映千古炯然爲斯文之光而何喪之有焉使皆如世之貪生畏死甘就屈辱而猶靦然以面目視人者則斯文之喪蓋掃地盡也豈非廷心之罪人哉廷心詩尚古雅其文溫厚有典則出入經傳疏義援引百家旨趣精深而議論閎達固可家傳而戶誦之鑿鑿乎不可易也惜其藁煨燼無遺獨賴門人郭奎掇拾於學者記錄之餘得數十篇以傳而或者猶以不見全藁爲恨夫以一草一木之微已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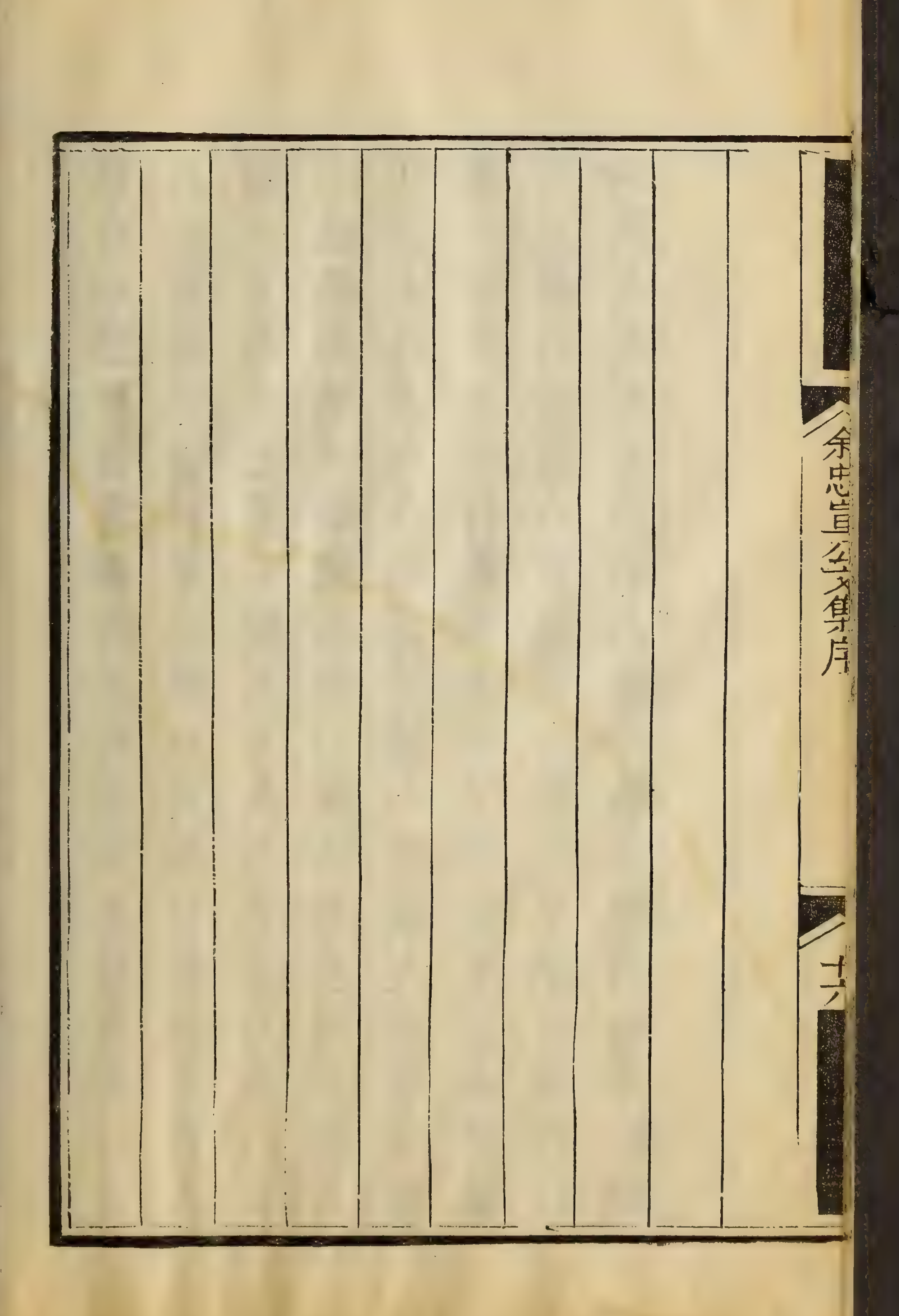
以觀造化發育之妙則凡世之欲知廷心者又奚以多爲尚哉昔太史司馬公述屈原離騷之旨謂推其志可與日月爭光嗚呼屈原不可尚矣千載而下知廷心者其無司馬乎廷心嘗讀書靑陽山中及仕而得祿多聚書以惠來學學者稱爲靑陽先生故是集亦以靑陽爲名云雲陽李祁序字一初又號希蘧

重刻先忠宣公青陽全集序

文莫盛於三代而三代無以文名者其名不以文也漢以降始有以文得名而其文已不復三代之盛矣嗚呼豈惟文哉文者德之華行之表德行之不足而名能文者亦僞耳是故山之寶氣結爲龍文日之回光散爲霞采十圍之木上干霄漢秀色而繁陰必其節幹勁堅根柢深固非風雨所能搖振者有元右文聲教所被鴻儒秀士萃於一時繪繡錯施韶濩迭奏著作之盛擬諸三代至如服章縫持翰墨以蒞戎事而能樹駿功守大節誠無愧

於古人則四海之内百年之間青陽余先生一人而已至正之亂天下騷然名都大邑所在爲墟文武之臣鮮克勤事而先生以孤軍守皖城持必死之志處就危之地岌乎江上與天爲謀使國勢旣衰而復振民心已離而復合者葢五六年城陷先生與其夫人若子俱死于難平生所爲文悉爲煨燼中原士大夫所常傳誦者南北析離不可復得得諸其門人郭奎僅數十篇而已嗚呼汝鳩亡而忠臣之志不泯白華逸而孝子之心無窮以先生勳德之茂節行之著使其文不傳自足以名世矧

猶有如奎所傳者雖然三代之文厄於秦火莫得其全而僅存者世謂之經以其所以為訓者皆人道之常也先生當大變而不失其常是以身為訓者也然則植世敎勵名節以與詩書並傳者將不在其文也夫先生名闕字廷心武威人至順癸酉進士官至淮南行省左丞命下而先生已死增諡文忠進封夏國公嘗讀書青陽山中學者稱之曰青陽先生故用以名其集云番易程國儒序一名邦民



余忠宣公祠堂記

李東陽

正德改元之歲知廬州府馬金言元故淮南左丞余闕當至正之亂分守安慶誓死血戰為江淮保障及陳友諒趙普勝諸軍合攻陷其城乃引刀自刎死並其妻妾子女將佐士卒無一辱於賊者其事甚偉當其時已贈行省平章事豳國公謚忠宣國朝洪武初始詔廟祀於死所闕雖出蒙古而所居合肥青陽山故宅亦有祠久不治惟漢紀信生於西克死於滎澤唐許遠生於新城死於睢陽文天祥生於廬陵死於柴市而今皆兩地並祀若闕

之精忠大烈可方文許較諸紀氏蓋百倍過之而鍾靈毓秀之地不得爲郡縣所祀子弟所仰其爲典亦甚缺請修葺舊祠秩諸常祀復其世守之比於安慶以昭一代之盛詔曰可於是重修殿寢堂室暨凡物所有事者令縣正官以歲春秋再致祭焉於戲綱常之道根乎天性具於人心無時與地而或間故居不必中國世不必正統忠臣義士往往有之漢唐宋之死節者代有其人而宋季尤甚說者以爲忠厚養士之報元之以大魁死者四人其他崇名膴仕者後先相望忠宣以一郡之弱二

千人之寡抗東南數萬之衆戰至於七十之多歲至於六七之久而竟不失其正以死又能使一門五節闔郡之士從而死者千餘人較功論烈尤大且著者也我明祖高皇帝綏猷惇典著爲律令以表古今之忠義至其所驅逐所戡定者亦不以君廢其臣而表章之此可見綱常之道雖出於天而立教以治世者固聖人事也又以見忠義之激於中者苟自盡於所事皆可謂不失其正者也抑聞高皇於虜斂裸將之士雖包荒含垢而實有宋太宗范質之憾充類至盡無異於武王封比干釋伯

夷之義矣而况爲其主而死於亂賊之手者寧不表之以爲天下教哉然則忠宣之重表於今日者亦豈非貽謀示法之大端也哉族祖希蘧先生與忠宣同舉進士分左右榜而唱名謝恩皆同班序雅相厚世所傳青陽集者先生實序之而以不得效死爲忠宣愧東陽仰窺聖祖之仁復有感於先世之誼因表其事且以風天下之爲人臣者若忠宣之族里行績則見本朝所著元史及潛溪宋學士傳爲詳博雅君子尚有考焉

重刻先忠宣公青陽全集序

青陽先生文集若干卷武威余忠宣公所著也其前集若干卷已繡梓行於世續集若干卷及士大夫忻慕公高風大節播之文辭者又若干卷則維揚張仲剛氏採諸四方而裒集成編者也所散逸者猶多仲剛尚訪求之次第附焉其用心亦勤矣夫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公之德追配於古人公之功有補於當時文章雖公餘事然片言隻字必求前世作者之精英而議論雄偉多過人者使公生前盛日則斯文自可垂示於後奈何值

勝國板蕩以孤軍當日滋之敵竟仗節就死功德之卓異夫誰可及也余讀公與執政書慨然憂國家之顛危惻然憫生民之困悴凡攻取平定之計設施措置之方如指諸掌當時皆苟且偷安譬猶焚烈火於積薪而臥其上雖言之剴切痛苦曾莫之恤公死節之志已決於此矣夫公雖視死如歸彼其國步當何如哉余竊謂國家不幸而有忠臣士君子不幸而爲忠臣夫明良相逢都俞吁咈之颺於大庭不待損軀殞命以爲賢也張巡顏杲卿王彥章諸君子豈不願爲稷契哉不幸臨其時而

政義焉耳公葢其儔也使夫居宰輔守民社握兵符者皆能如公之志則國家安有危亡之患哉



靑陽文集叙

羅洪先

余靑陽先生死安慶安慶之人德其功壯其節塟而封之廟而祀之集遺文傳之舊矣嘉靖甲寅省吾雷侯守廬州之三年以爲先生出武威世居合肥合肥乃其故鄉文獻不足來者無所徵也取靑陽文集校其漫漶補其亡逸刻之郡中夫先生天下之士不可限以合肥其爲後世之傳不獨以其文也而豈必其徵與否哉惟夫怵勢者短計狥名者輕生有情境危迫不得已而隕首者可謂之死不可以爲節有義氣激作有所爲而授命者可謂

之節不可以爲仁所貴乎仁者無所累而常自得其爲累也莫甚於愛身與妻子之念而能自得者必不惑於言語文字之間予讀先生之文察其心之所安智之所及其有庶幾者哉擬古之章曰辛苦豈足念殺身且成仁七哀之章曰一身未足惜妻子非無情言無愛身與妻子之念非人也然所愛有甚于此矣去逆旅者留其橐則逆駕車馬者曳其後則困所係者最則損之不易自非決絕於漸積則其顧戀邅廻方且以死爲諱況望任爲已責耶以是知其心之有所安也其論文也則曰學

聖人之道則並得其言學聖人之言非惟道不可得并其言背失之矣又曰古之賢士多不兼於文藝文藝雖卑世亦貴而傳之者愛其人故也夫得其人於文藝之外非難得聖人之道於言外爲難不或于聖人之言以爲道其有他狥以爲名乎以是知其智之有所及也智有所及而心甘安焉則一死非所以塞責爲其責有重于死也一節非所以善道爲其道有大於節也其視身也猶逆旅而不忍以身爲之槖其視妻子猶車馬之御也而不能以妻子爲身困在親爲親在君爲君不必於守

死亦不必於全生其於生而死也猶言與默皆其不容自已也以是求之謂有徵于先生不可哉子爲仁而未之有得每於古人庶幾者必設身以處之以驗能否故嘗有徵于先生今淮南多故當道忽保障安戢之策而雷侯乃刻先生文集率作其鄕之子弟可謂知務他日考績其尙有徵于此乎因慨然序之

重刻先忠宣公青陽全集引

有元死節之士合肥余忠宣公闕既沒之數載當
國朝洪武初勅命有司祠公于安慶春秋祭祀其
旌忠勸義之意厚矣先友吳陵張君彥剛好古尚
賢嘗裒輯公之遺文鋟板以傳然其所作散佚四
方弗克盡覩其全君恒以爲憾至今又數載矣予
宗姪沅陵縣丞誠蓋聞彥剛之風而興起者臨民
稍暇復取忠宣公文集譌者正之僞者去之損者
補之遺者益之積累既久仍壽諸梓其意不亦美
哉雖然忠宣公之節義政事當與日月爭光宇宙

悠久固不待乎斯文之傳與否然晚生後學仰企前修霑溉餘馥有不能忘情者庶或於茲見焉

正統十年春三月吉日翰林院侍講學士兼經筵官淮南高穀引

重刻先忠宣公青陽全集序

巳卯夏宸濠擁兵寇安慶則有若太僕少卿張君文錦以知府暨參將楊銳氏誓衆守挫敵保城而潛授方略助聲勢散賊黨則有若巡撫侍郎今工部尚書李公宸濠懼而遁卒被俘獲於是安慶之功天下聞而壯之事平李公撫臨茲郡謁忠宣公祠用荅靈貺仰瞻歎息顧張君曰偉哉多伐豈惟二三子忠義忠宣默相葢不可誣也張君曰然公曰忠宣之亡幾二百載其靈響尚赫赫如一日豈不異哉夫忠義之氣浩然塞天地所謂不隨衆而

亡者非耶妥靈秩祀我
國家有彝典盍廣而新之旣而曰自古忠義文章
鮮克兼美張中丞烈矣詩表僅存數言宋亡死節
義者相望夫惟文信公謝疊山兼文章而有之忠
宣自筮仕負文名爲縉紳所重而卒以忠義立於
天下視文謝無愧焉可不謂之難哉崑岡遺璞固
不忍棄也張君乃詢善本胡寧國東皐刻焉刻成
以首簡告于瑞瑞作而歎曰嗚呼新忠宣祠宇者
尚功也傳其文者尚言也三君子皆聞忠義之風
而興起者故其舉同也雖然忠義大節也士大夫

舍是功無足道矣況於言乎讀斯集者知所從焉

可也忠宣諱闕字廷心姓余氏仕元為淮西宣慰

副使守安慶遷左丞歿贈豳國公具元史列傳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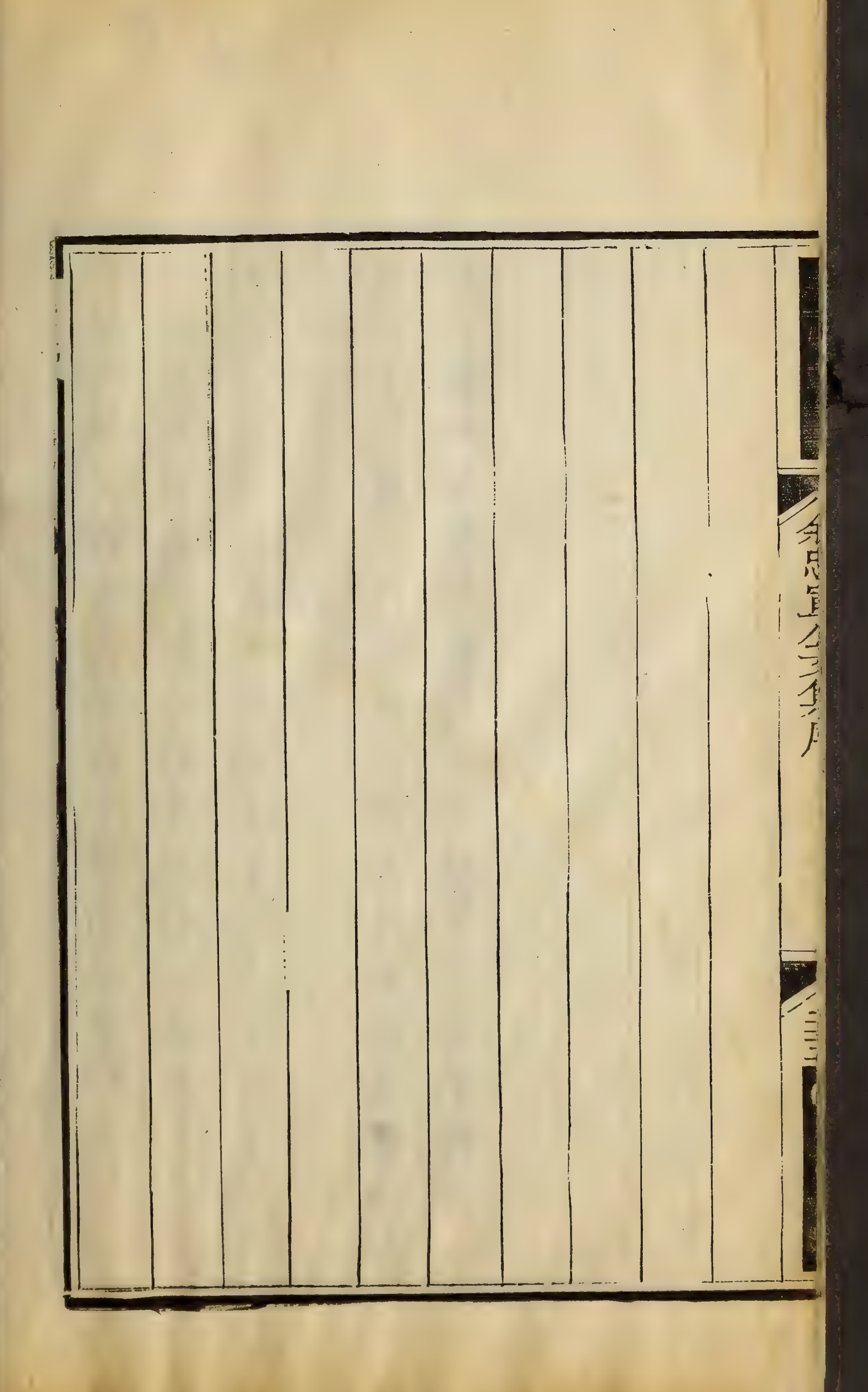
者稱青陽先生云

正德辛巳夏五月之吉中憲大夫南京太僕寺少

卿前翰林院檢討修國史經筵官西蜀劉瑞序







重刻先忠宣公青陽全集序

青陽先生者元末余忠宣公闕厲兵守封疆以身狥於皖者也攷古城邑與亡甘心膏刃者如卞忠貞之死於晉張睢陽顏常山之死於唐烈哉動天地泣鬼神矣而公之闔門殉節視三公尤烈焉人見其荷戈環甲戮力兵間獨支孤城五六年不幸畢命於城陷之日謂是師武臣之忠而烈者耳庸詎知公乃廷對第二人掞如椽之筆穿穴經史以自成爲一家言者哉自公歸天上固與日星河嶽俱炳脫其文不甚傳亦自爲千古完人矧煌煌大

文無復有人焉望其肩背而爲百世下所必傳無疑者耶夫公之爲文古在氣非貌其似爲敖牙者也當年讀書靑陽山中日潛心程朱之學而直探根窟故能以大儒嫻戎略本至性爲孤忠徵論其言朝廷事上宰相書皆動關大計持正不阿即出其緒餘爲詩歌記序亦復虎外朙中而全以理勝捧讀之下猶凜然有生氣公殆天授非人力巳顧變起倉卒一時骨肉親串皆慷慨從公死致等身著作率散佚湮没於靑燐荒草間余僅從郡志略得數首竊嘗慨於見少適諸生孟子亦山於梅林

陳氏覔得一編爲公門人郭奎所掇拾稿惜其書已爲爛紙字畫不無魚豕之訛余亟校讐重梓以行誠懼此必傳之文而寢以失傳也夫公之節自不藉文以傳而余則欲其並傳蓋其時元運盡矣天特留斯文一綫以屬之公公則文章有神乃得好古如亦山者搜出人間大雅不亾豈偶然哉頃余方有事郡乘復舉其有關於皖者備登諸簡蓋不獨爲藝林洛誦夫且光賁

國書此亦似有式憑其間者莊生云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余爲更進一說曰惟寓諸無竟終必振於

無竟也知此可以讀公集矣

康熙五十九年歲次庚子夏四月吉日中憲大夫知安慶府事鶴城張楷序

郡守張公刻先忠宣公文集序

葢聞存樹風猷沒著嶶烈欲傳不朽之跡必資不刊之書此忠義所以長存名教於茲永𢌿也然而載諸稗野不無青編落簡之虞藏之名山亦有陵谷遷貿之慮遂古逺今名賢代出而時序遷移廟貌隳頹豐碑磨滅懷鉛畜素之儒憑弔悲凉表章無自可勝道哉苐事非其人不舉跡非其人不核書非其人不傳世無沈約誰成文獻之碑時乏昌黎孰表睢陽之烈也先中丞忠宣公元季儒臣出膺皖郡運遭陽九神州陸沈進無蚍蜉蟻子之援

退有羅雀掘鼠之慘忠殉社稷義激閭門雖奉
國朝祠祀之榮而世遠代謝文章節槩漸軼人間
太守張公來涖茲土更新祠宇增修丘墓攷訂故
實詳注國書申請子姓備員祠祀嗚呼中丞闔室
精誠有元一代交憲盛典文物載在國乘固已日
星並耀江漢同流矣今又廣彙文集搜極幽遐寸
楮片牘親爲校訂逸者補之紊者敘之訛者正之
都爲全集悉登梨棗俾天下讀中丞書誦中丞句
知中丞大節原於性命篤於詩書成於道德固不
等於武夫倉促慷慨激烈者之所爲也噫公之守

是邦也日昃罷勞未明圖治其爲政也孕虞育夏甄殷陶周近世以來得未嘗有六皖閭閻三江士女莫不嬉遊浩蕩瞻依周召今斯舉也其於奬勵名教不過全豹一班而乃心王室雅意振興忠懇誠篤潛布於亶敷措置間者其於中丞殆先後同揆也中丞值衰亂之秋爲捍衛爲防禦爲忠臣公當

聖明之代爲宣猷爲分化爲良佐所處不同所事各別要亦遇有幸不幸耳其忠悃豈有以異哉至於染翰操觚咏歌言論其志操學業寄托良復不淺公之惓惓於此者豈在詞章摛攡哉相深

於性命相得於詩書道德其所契合者深矣嗚呼
中丞不遇公烏能使不朽者常留天壤哉是中丞
之幸也夫抑余後人之幸也夫

康熙五十九年天中節青陽十五世孫秉讓謹識

余忠宣公文集目錄

門人淮西郭奎子章纂集
裔孫　秉剛方猷編次

卷一

策

書

卷二

序

卷三

記

卷六

詩

天門山 保寧知府楊丹梓人作記

秋興亭

安南王留宴

九日鄂渚登高

先天觀

黃鶴樓

山亭會琴圖

大别山栢樹

題虞邵菴送别圖

鶴齋 爲薛茂弘道士賦

龍丘吟贈程子正

八月十五日處州分司對月

蘭亭

楊平章崇德樓

送王開赴泗州行捕提舉

待制張廷美姑阿慶詩

雲松棲

漢武射蛟臺

自集賢嶺入大龍山

安慶郡庠後亭讌董僉事亭名天開圖畫



